



海峡原创长篇精品

黄宁
著

旦后

自幼被双亲抛弃，终有一日却成耀眼明星
她，是南洋影迷心中的夏语电影『旦后』
梨园行老师傅说，她是祖师爷赏饭吃
可她这一生的悲欣笑泪，又有谁能明了



旦后

黄宁 著
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海峡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旦后/黄宁著. —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 2017. 5

(海峡原创长篇精品)

ISBN 978-7-5550-1133-0

I. ①旦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12477 号

海峡原创长篇精品

旦 后

黄 宁 著

出 版 人 林玉平

责任编辑 任心宇

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

发 行 部 0591-87536797

印 刷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

厂 址 福州市金山工业区浦上标准厂房 B 区 42 幢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 260 千字

印 张 16.5

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50-1133-0

定 价 4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故事梗概

林波儿是“祖师爷赏饭吃”，这句话是手把手带林波儿唱南音的老师傅说的。后来随着林波儿主演的电影在新加坡、马来亚、菲律宾上映，这样的说法又被传得更广了，《星洲日报》甚至在头版用了这个标题。林波儿惶恐，不止一次对人说，是南洋的闽南乡亲厚爱我。要是没有他们买票入戏院，我哪里有今天？

四五岁的年纪，日本鬼子打来，厦门岛沦陷了，阿爸阿母把她丢弃在了鼓浪屿上。阿母说，对不起了波儿，姐姐和弟弟，只能活一个。林波儿是姐姐。

她不知道在深夜里哭过多少次，但养母红英却从不怜惜。红英来气了，就甩波儿耳光，或者抡起烧火棍照着波儿身上一顿打。她不敢哭，因为哭了也没用。后来在鼓浪屿上，看歌仔戏，听许仙白娘子、山伯英台哭得断离魂，她也跟着唱，唱着唱着，偶尔落下泪。

光复后，红英带着林波儿逃难到了香港。那时节，南洋忽然兴起了一种电影，用闽南话做对白表演的电影，因为厦门名气大，所以也叫“厦门语电影”。南洋闽南乡亲爱看，他们回不了大陆，只能通过看厦门语电影解乡愁。机缘之下，会厦门话、会唱歌的波儿进了片厂，从最不起眼的丫鬟演起，一步步，肯吃苦、善学习，歌仔戏、南音、黄梅戏、摩登国语歌……她竟都学会了，在电影里巧笑盼兮，观众掌声不断。到后来，邵逸夫先生亲自发出邀请，让她

出演国语片女主角。所以，他们说，梨园行的祖师爷厚爱波儿呐。

可唯有林波儿自己清楚，这一路是如何走过来的。人们喜爱她，给她封号“旦后”。可在夜阑人静的时候，她却宁愿——阿爸阿母不要丢弃自己，她就当个普通人，高兴了唱歌、悲伤了回家，平平淡淡人生走一趟。

对岸已经烧了一整天。

入夜后隔海眺望，那里就像是元宵节放烟花，一阵又一阵、一闪又一闪，将夜色映亮。除了跳跃的火光，不时地还伴有沉闷的枪声。“砰！”枪声响起，就像心中被敲了一记闷鼓，让人头皮发麻。

不过，码头上有人就说了，现在比白天好多了，白天的时候，日本人的飞机就在头顶上，眼看着一颗颗炸弹从飞机肚子里落下来，就像蝗虫下蛋，轰轰轰，在岛上四处开花，那才叫吓人。又有人说了，看来还是待在这里好，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小是小，但至少日本人不敢打过来吧——鼓浪屿上住着这么多洋人，他日本人再横，也不敢乱来啊。众人听了，纷纷觉得说得有道理，“洋大人”保平安呐！庆幸不是住在海对岸的厦门岛上，这里多好，很有点“世外桃源”的感觉了。

“真是笑话！你们见过日本人手软过吗？”一直没说话的蔡阿头开口了。他卷了根纸烟，抽着。“早两年他们打进南京，洋人也划了停战区，说是伤员老人小孩要保护，可日本人不照样冲进去，抢的抢、杀的杀？今天天不亮，日本人就在禾山上岸了，挖了个大坑，把泥金社的人都埋了……”

蔡阿头是亨得利船行的航运长，不过手下的人都习惯叫他“船老大”。他虽只有三十出头，但据说内陆航线上的码头都跑过了。听了他的话，其他人心里就有些难过了，原来大家都是待宰的牲口，杀猪刀迟早会落下的。大家都不说话了，蔡阿头又觉得有些过意不去。他挥了挥蒲扇一样的大手，嚷嚷着说：“都回去休息吧，今天累一天了，把对岸那么多人载到这里，来来回回不知有几多趟。工部局发话了，明天开始休市，等局势好了再说。”

蔡阿头这么一说，手下的人就三三两两散了。他转身望了望火光冲天的对岸，不禁叹了一声。刚要走，却发现昏暗的路灯下慢慢爬出一团小小的影子，他以为是条小狗，待认真一看，才发现竟然是个小女孩！女孩不过五岁的样子，身上是一件破烂的碎花布衣。现在虽是五月，但夜晚的海

边还是飘着凉意，她无力地趴在地上，身子瑟瑟发抖。蔡阿头见了，赶忙跑过去将她抱起。

小女孩泪痕湿了又干，圆圆的大眼此刻却毫无生气。她躺在蔡阿头的怀抱里，不哭也不闹。蔡阿头拉起衣角小心地擦了把她的脸，她看着他，过了片刻，怯生生地喊了声“阿叔”。蔡阿头这才想起，原来下午的时候竟见过她的。因为人多，中午吃过饭他就开着驳轮去对岸载人。其中有一船，船尾坐着一对年轻的夫妻，男脚边放着一只破旧的藤条箱子，怀里抱着一个半岁大的男婴，女的手里还牵着一个，就是这个小女孩了。女的一路上都在跟女孩说些什么，但小女孩只是一个劲儿地哭着摇头。女的到最后也忍不住了，竟抱着她一起哭。倒是那个男的，一直把头别向另一边，双眼无神地望着大海。

船到鼓浪屿，蔡阿头招呼着乘客们赶紧上岸。那一家四口上岸后并没有要走的意思，继续逗留。蔡阿头见了，格外留意。那个女的最后似乎终于和女孩达成了某种共识，于是留下她坐在休息椅上，夫妇两个带着婴儿走了。蔡阿头心中有疑，赶上去拦住了他们，质问他们为何留下女孩。男的语气有些冲，说你是什么人，你管得着吗？蔡阿头说你们要是故意扔下女孩，我一定向巡捕报告。男的叫着说她是我的孩子，我会扔下她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家的事关你屁事！女的赶忙出来相劝，小声地向蔡阿头解释，他们不想留在这里，想去国统区，买了傍晚的船票走，现在去买一些东西，准备路上用的。蔡阿头问，那为什么不带女孩？男的冷冷顶了一句，你家没孩子吗？她这个年纪是最闹的，一路吵着要吃糖果，我说她要是乖乖不闹了，我就给她买。男的说完就拉着女的要走，女的走时回头望了又望。蔡阿头看着女孩，她还朝妈妈挥了挥小手。女的像是又要哭了，但被男的硬生生一拖，消失在了路的尽头。

蔡阿头走过去，问女孩，妈妈是真的去买东西吗？女孩摇了摇头，忽然又点了点头。他还想再问，但调度员又跑来催着他要发船了。他只好离开，走的时候想起口袋里有乘客送的一包贡糖，于是摸了出来交到女孩的手上。他让她在这里等着，吃着糖，不要乱跑。女孩接过贡糖，低着头说了句：“谢谢阿叔。”整个下午，蔡阿头来来回回又接了好几船的乘客，忙得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。等天黑下来，他才想起那个女孩。但等他回去

找的时候，女孩却不见了。他当时还有些庆幸，女孩没被父母遗弃。可没想到……

蔡阿头把船行的马甲披在女孩的身上，怜爱地摸了摸她的头，说，肚子饿了吧？阿叔带你去吃东西。女孩也没有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整个鼓浪屿上也就龙头巷口还摆着小吃摊子。蔡阿头要了一碗扁食汤，一碗拌面。女孩眨着眼睛，不敢动。蔡阿头给扁食倒了点胡椒粉，说，孩子，赶紧吃吧，再不吃就凉喽。女孩这才赶紧喝了口汤，汤还没咽下又扒拉了几口面，因为太急还呛着了，蔡阿头忙拍了拍她的背，脸上微微笑着。蔡阿头看她吃得香，自己从背袋里拿出了个大馒头，那还是早上出门前红英给他蒸的。后来一直忙着，背袋放在值班房，馒头都已经变得硬邦邦。

“阿叔，喝口汤吧。”女孩忽然把碗推了推，“阿母说吃硬东西要喝水的。”

蔡阿头几口将馒头吃了，说：“不要紧，阿叔叫老板打碗清汤就好了。”

小摊老板打趣说：“蔡阿头，这个女孩你是从哪里捡来的啊？看来你运气不赖，去年捡了个大的，现在又捡来个小的，以后洗脚水都有人替你打了。”

女孩听了，嚼着的嘴停了下来。蔡阿头瞪了老板一眼，你胡说什么！蔡阿头回头又宽慰女孩：“天这么晚了，要不先跟阿叔回家，等明天有空了，阿叔再帮你找阿母，好不？”

女孩咬着嘴唇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对折的纸交给了蔡阿头。蔡阿头打开一看，上面笔迹潦草地写着：“家有变故无力抚养，如有好心人拾得小女，恳请移送鼓浪屿上救世医院代为养育。”蔡阿头看完心头发涩。医院里的番婆信基督，总会收留些落难的人，但医院毕竟不是福利院、孤儿院啊！女孩何其无辜，她难道是路上掉的东西，或者野猫野狗，说不要就丢了？

“阿叔，阿爸要把我卖掉，阿母不同意，说那就再也见不到我了。阿母让我先留在这里，等他们挣到钱就会来找我。可我怕啊，阿叔，”女孩眼角已是止不住的泪，“求你告诉阿母，我会乖乖的，阿母不要走，我想阿母……”

蔡阿头鼻头一酸，牵过她的手，“你阿母让我告诉你，她要去挣钱，挣到钱才能给你买好看的衣服，给你买好吃的。你就先跟着阿叔回家，不用

怕，阿叔带你等着阿母回来。”他又将她的眼泪抹去，“哭鼻子就会长不大，不哭了。”

蔡阿头说话算话，带着女孩就回家了。说是家，不过也是租了别人的大厝。大厝在鹿耳礁，里面租住了两家人，房东是南洋侨商，长年不在鼓浪屿。房东和蔡阿头是旧相识，将其中两间厢房低价租给了他。

白天日本人打进厦门岛，鼓浪屿上就开始拉闸限电了。到了晚上，工部局为了不引起对岸日本人的注意，除了公共场地有照明，家庭用电都停了。一整个晚上，红英点着蜡烛躲在屋里，哪里也不敢去，就盼望着蔡阿头回来。她还从没这么盼望过蔡阿头回家。

但见他终于回来了，还牵了个女孩，红英脸色就有些异样了。她冷冷地看着，女孩怯生生地站着不敢动，小脑袋都要低到地上了。蔡阿头拎起热水壶，却发现是空的，于是皱了眉问，怎么没有热水？倒点水给娃娃洗把脸。红英“嗤”了一声，这个女孩哪里来的？我服侍她，你脑子没进水吧？我一天到晚服侍你已经够了，未必还想把她养大了再给你做小？

蔡阿头正待发火，瞥见女孩有些惊惧的眼神，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。由着红英责骂，他在灶头烧起柴火煮水，然后端来脸盆加水，揉好毛巾后好好地给女孩洗了把脸。温热的毛巾贴在脸上，女孩觉得微微缓过神来。蔡阿头看见女孩舒服的表情，欣慰一笑。红英冷眼看了，坐在床沿，拿起小锉刀磨指甲。

“蔡阿头，我现在看出来，你就是嫌我不能生，捡个女孩回来故意气我的是不是？你既然嫌弃，当初你就不要救我了，你让我死了好，一死百了。”

“对岸就在打战，你想死就游过去，日本人一个枪子儿就能要了你的命。”蔡阿头并不想让着她，“就算是一只狗、一只猫也是条命，何况是一个女孩呢？现在兵荒马乱，她一个人在外面，你能忍心不救吗？”

“是，我知道你是大善人，你救人是菩萨心的。但接下去你要怎么办？”红英手指站在角落的女孩，“她可是个大活人，未必你还要养着她？”

“不过是添双碗筷，能有多大事？我既然能养得起你，养个女孩自然也没有问题。”

红英忽然盈盈一笑，拉起被子就往床上躺，“你是佛陀转世，你愿发慈悲心，那就发去吧。这年头，我们都活了今日不知明日在哪里，你还有心思管别人家娃娃。你愿养就养，就权当你多了个女儿，我看也很好。”

红英说完背过身去。蔡阿头没再说什么，抱着女孩走到了另一间厢房。房间里本是堆放了一些杂物，蔡阿头略收拾了一番，两条长板凳上架了一块宽木板，上面垫了层薄席。

“孩子，今晚上就在这里将就一下，明天阿叔再给你弄张舒服的小床。”蔡阿头给女孩盖上薄被子，“今天累了，早点睡了吧。”

蔡阿头俯身又摸了摸她的额头，正要走，却被她的小手抓住。

“阿叔，我一个人怕……晚上睡觉，都是阿母陪着我。”

蔡阿头抓着她的小手，想了想，说：“孩子，从今往后，你就跟着阿叔吧。阿叔管你吃管你住，直到你阿母回来找你。只要有阿叔在，你就什么都不用怕。咱们都说话算话，拉个钩，好不好？”

蔡阿头伸出了小拇指，微笑着。女孩犹豫了一下，最后也伸出了小手，和大手依靠在了一起。蔡阿头离去时像是想起了什么，问她，孩子，你叫啥名字呢？

“林波儿。”很认真地说出自己的名字。她记得阿母说过，因为阿母是在船上生的自己，岸边的海浪一波打一波。阿母说，波儿波儿，名字多好听。

“好记，好名字。”

蔡阿头走了。林波儿躺着，没合上眼。她下床在屋内走了走，小小的房间，堆着木板、斗笠、竹篮，还有一些她叫不出名字的东西。忽然看见一个半圆的东西，她从一堆杂物中抽了出来，原来是一把残破的琵琶。林波儿知道阿母也有一把这样的琵琶。阿爸有时晚上喝了酒打阿母，阿母抱着她哭，她也跟着哭。她睡不着，阿母就会给她弹琵琶，还唱好听的曲子。她问阿母唱的是什么歌，阿母说，唱的是南曲，《轻轻行》。你听：

轻轻行到三十六宫内，尽皆春色、尽皆春色。

清早起，对只菱花怱梳妆，照见阮只形容，瘦减玉肌，只为亲人去远……

林波儿抱着琵琶躺在床上，想象着阿母就在自己身边，也一样地唱着曲给她听。听着听着，就不再哭了，就能睡着了。

二

日本人把航道封锁了几天。航道不让走，等于断了所有船行的活路，各家船行都闹翻了。他们要同业公会去跟日本人谈判，说不让船进出，岛上吃的、用的从哪里来？难道要大家都饿死吗？日本人说开放航道可以，但要实行航行许可制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他们手上有几张牌照，只发给几家大的船行。什么？才几张，那怎么够！厦门岛加鼓浪屿，大小船行少说也有五十几家，没拿到牌照的怎么办？日本人冷笑着敲了敲同业公会会长的脑袋，你们就是愚蠢，小的船行就并到大船行，这样我们才方便管理。会长把手一摊，万分无奈地说，皇军阁下，船行几百号人，都指望着出航养家，这不让跑船了，不是要他们等死吗？日本人听了一愣，后来哈哈大笑起来。一名陆军中尉抽出武士刀，眯眼笑，有意见的，请他到军部找我。翻译没把这句话告诉会长，只是说，还是听日本人的吧，好命、歹命，现在都是他们说了算。

工部局董事会和日本人交涉，派了代表前去鹿礁路上的日本领事馆，说鼓浪屿上有英美等国的领事馆，不应用同等方法对待。日本领事馆也在鼓浪屿上，和英国领事馆就隔着一一条街，高桥领事很客气地送代表出馆，在门口还微笑地朝站在英国领事馆门前的人群挥了挥手。下午，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三艘军舰就把鼓浪屿包围了。工部局董事长洪显理对《道德经》有研究，这时才更加体会里面说的“势成之”，是为何意。他把牌照交给亨得利船行的船东陈守业，说每周航行计划都必须提前向日本人申报，不要争执，死人就不好了。陈守业听得心惊，但表面还是故作镇定。他回来马上就交代蔡阿头，务必要管好船行里的大小船只，绝对严禁夜晚私自出海。

蔡阿头口头答应了。但他知道夜深的时候，不少船长会冒险开着小汽

轮，不开灯，凭着记忆躲过暗礁，把乘客送到离鼓浪屿最近的国统区。这件事，他之前认为是有功德的。但现在他也只好告诫手下不能做了，因为被日本人发现，那可是要“连坐”的，到时候连带着他、船东、大伙儿家里人统统掉脑袋。

船绝大多数时候只能在厦鼓之间跑，去国统区的航线大大缩减，船行的业务也少了很多。到了出粮的日子，蔡阿头只领到了往日工钱的二分之一。这还是陈守业多给了。蔡阿头无奈但也只能接受，回家把钱交给红英，她的脸马上拉了下来。

“这点钱够什么用？你不知道家里多了张嘴吗？除了吃，还有家里用度也增加了，做衣裳、添家具，哪一样不花钱？”

红英说着瞥了眼正慢慢吃着饭的林波儿，林波儿大眼睛扑棱一闪，很快又低垂了下去，粥也不敢喝了。蔡阿头瞪了红英一眼，给林波儿的碗里夹了块咸带鱼，又倒了一碗花蛤汤给她。

“现在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你尽管吃，有阿叔在哩，不用担心。”蔡阿头三两口扒完了饭，“我下午过海去厦门岛，晚上不回来吃饭。”

“不许走！”红英叫住了走到门口的蔡阿头，“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去找谁！他明着是教书先生，可背地里却是共党吧？日本人现在到处抓人杀人，你去找他，也是想被砍头吗？”

“他是我表弟，日本人占了学校，他不上课，没有工钱拿，我能不管吗？”

蔡阿头说完，拎上一袋已经准备好的大米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红英气得要拍桌子，见林波儿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她，于是暂时消了消气，重新端起碗。

“要是不想吃，晚上也别吃了。”红英也不看她，淡淡地说。

林波儿不敢再看，小手就像船桨一样不停动着，直把碗里的米饭吃得一粒不剩。她低着头就想到隔壁间，但红英将碗筷放下，她像得到指示似的又停下了。

“家里就你最闲了，吃了好几个月的饭，又不是千金小姐，也该动一动了吧？”红英点着桌子，“从今天起，吃完饭后要洗碗筷。”

林波儿不知道什么是“千金小姐”，但感觉肯定说的不是她。她仰了仰头，又低下声说：“我不会洗，阿母以前没教过我。”

“那就从现在开始学。”红英拽着林波儿的胳膊到了厢房外的灶台边，比画着她的身高说，“你看，你的个头都高过灶头了，洗点碗筷会死人吗？”

红英把吃过的碗筷放在了红木盆里，放了水，然后端到了林波儿的面前。“看清楚了，要在水里用笊瓜丝，一个一个洗，要洗干净。”见她还在愣着，红英按着她的头让她蹲下，抓起小手插在水里，“中午没把碗筷洗干净，晚上我也就不做饭了，全家跟着一起饿肚子。”

林波儿手腕被抓得生疼，笊瓜丝在水里一上一下，扎得手心像被针刺。她原来家里虽然日子苦，但粗活阿母从来没让她干过。即使阿弟出生了，阿母忙不过来，也只是偶尔叫她搭帮手。

“你别怨我，要怨就怨你阿爸阿母不要你了。你虽然小，但也别觉得委屈。你记着，天底下没有白吃的饭。你进了我的家，我养了你，喊你做些事，这说得过去吧。”

“红姨，我会听话的。”林波儿咬着嘴唇，现在只有一个希望，“红姨，你不要不做饭，阿叔干活累了，肚子饿要吃饭的。”

红英嘴角一动，“你小小年纪还懂体恤人，怪不得蔡阿头心疼你。”

林波儿看着红英扭着腰肢进屋，而后将门关上。她发起呆，忽然又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。她害怕这样，就像当初阿爸阿母不要自己。她揉了揉眼睛。初冬的水，寒意已经到了皮肤之下，但只有咬牙坚持着。

正洗着，屋内忽然传来声声清唱，林波儿有些意外地站了起来。听声音应该是红姨，来阿叔家这么久了，她还是第一次听到。难道红姨和阿母一样，都会唱曲吗？可是，细细一听，又和阿母唱的不一样，因为红姨唱的什么她完全听不懂。红姨好像不是用平常说的话在唱，而是另一种她听不懂的话。林波儿贴在门上，使劲想着是在哪里听到过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有一次在有钱人家里，客厅留声机里传出来的就是这种声音。那次，是阿母带着她去唱堂会。

“嘿，你偷偷摸摸干什么呢！”

肩膀被人突然拍了一下，是个和林波儿一般大的女孩子。林波儿赶紧把她拉到了天井边上。

“晓雯，你不要那么大声说话，红姨在里面，不能被她听见了。”林波儿见到她，心里很是欢喜，指了指对门，“怎么就你回来？你阿爸呢？”

“阿爸在巷口买些米，我先回来了。”何晓雯说着，从口袋掏出了好几粒花纸包的糖果，“给你！这是我跟阿爸上山修电线，山上的日本叔叔给我的。”

林波儿犹豫着，何晓雯剥开一粒，快速地塞到她的嘴里。“阿爸说那个日本叔叔是工程师，不像那些日本兵。”又见到了灶台边的红木盆，拉起她的手看，“红姨让你洗碗吗？在家里我要洗碗，阿母总不让，说是洗了手就变难看了。你看你的手，都变红了。”

林波儿把手背在身后，“手红了，很快就消下去，不碍事的。”

两人说着话，屋内清唱的声音一下子高了起来，听起来是满腔的悲愤。林波儿拉着何晓雯到了门口，比了个小声的手势，“你以前听过吗？”

何晓雯好好想了想，说：“我们是去年搬来的，中间好像听她唱过，也是这样的曲子。但有一次唱的时候和蔡阿叔吵架，后来就再也没听她唱过了。那个时候，蔡阿叔骂她‘整天发痴梦’，我不明白，问阿母，她却说小孩子不要问。”

那怎么现在又唱起来了呢？是因为蔡阿叔不在吗？林波儿很快又否定了这个答案，之前阿叔也有不在的时候呀。

“晓雯，你知道红姨唱的是什么话吗？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呢。”

“阿爸说红姨是用官话唱的，唱的曲子叫什么来着……”何晓雯揉着两条黑溜溜的小辫子，忽然叫了起来，“我知道了，阿爸说是‘平剧’！以前我见过这样的戏班子，还在新世纪剧场里唱过戏呢。”

林波儿是知道新世纪剧场的，在那里演出的都是大戏班子，阿母以前也想在那里唱曲，因为可以挣更多的钱。但阿爸笑话她“做梦”，他俩都是被戏班逐出来的，哪里还会有人愿意再要他们？咦，怎么又是“梦”？难道红姨和阿母一样，都做同样的梦？

屋里的声音唱到高潮处，戛然而止。门忽然打开，林波儿看见红英，吓得往后一躲。红英笑了笑，摸了摸晓雯的脸蛋儿，“晓雯，你和林波儿真是姊妹情深呐，一见面就话那么多？午都过了，那一盆子的碗筷都还没洗，你是想帮着波儿一起洗呢，还是让她晚上挨饿，什么东西都没得吃？”

何晓雯涨红了脸，向来伶牙俐齿，这下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红英转头看着林波儿，忽然没了笑意，奔过去提起她的耳朵，把她扔到了灶台边。林波儿耳朵被揪得仿佛已经撕裂，她边哭边求着：“红姨，我下次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”

“红姨，是我不好，是我和波儿说话的，求你饶了她吧。”何晓雯抱着红英的手哭求着。红英一把甩开她的手，何晓雯一下没站稳，跌倒在地。何光远正好进来，看见这一幕，赶忙护在何晓雯面前，大声质问红英要干什么。

红英擦了擦自己的手，一笑，“门对门的，看好你家小孩，别到时候互相闹出麻烦来。”又对着林波儿，扬手就给她左右两个耳光，“都是你惹的事！”

林波儿从未挨过这么重的打，就算以前阿爸发脾气，也只是打几下她的屁股。薄薄的脸皮立马烙下鲜红的掌印。她被打蒙了，甚至忘了此时应当哭泣。何晓雯急了，要上前去，但被何光远拦住了。也许是觉得红英无理可讲，他摇着头把她抱进了屋里。

林波儿抖着小小的身板，一下一下地洗着碗，大颗大颗的泪无声地摔落。待终于洗好了，抱不动红木盆，只好将碗筷一个个、一双双地放回屋里。红英端坐在椅子上，头发后梳，扎起好看的发髻，脸上不惊不怒。

“今天给你这顿打，是要你记住了，今后我说什么话你都要听，知道了吗？”

林波儿颤抖着不敢抬头。

“你被打，这是你的命。哪个孩子不是被打大的？”红英背对着她，“还有，今后不该听的不要听，不该看的不要看。就算听到看到，也要把它忘记。要是没长脑子乱说话，”红英轻点着桌子，“照着今天这顿打，打到你记住为止。”

林波儿记住了。脸颊上热辣辣的，疼痛持续，像是脸皮都要破个口。

那天晚上，红英做了地瓜粥。等了很久蔡阿头都没回来，开始红英还站在大门外张望，大前门烟抽了好几根。后来等得不耐烦了，她啐了口唾沫，嘴里骂着死臭头，生火做饭。林波儿很想问她，阿叔什么时候能回来，

但看见她的脸，又只好把话咽了下去，不敢多说话，只得蹲在灶台边往灶膛里添柴火。

吃完饭，收拾完东西，已经是深夜了。林波儿大着胆子说要等阿叔回来，红英挥了挥手，难道你要等他回来告状吗？林波儿把头摇得像拨浪鼓，红姨我不会说的，我就是想等阿叔。红英软软地笑了，打你我当是管教孩子，臭阿头要是和我闹，我就把你送给番婆，她们信基督，都是大善人。林波儿拉着红英的衣服，红姨，我会听话的，求你不要把我送走。红英说好，听话就行，你回房睡觉。

林波儿躺在床上，眼睛却瞪得大大的。过了片刻，忽然听见屋外传来声声的鸟叫，林波儿觉得奇怪，怎么有鸟儿飞来呢？再过了一会儿，就听见隔壁开门声，听起来像是红姨走了出去。她去干吗呢？难道是去找阿叔吗？她想起身，但知道出去又定是一顿打，于是只好放弃。后来实在扛不住，她迷迷糊糊睡去。恍惚中，她好像做了一个梦，梦里阿叔回来了，还进屋看了看她，摸了摸她的头发。阿叔身旁似乎还有一个人，她认真一看，并不是红姨，而是一个年轻的男子……

他是谁呢？

第二天醒来，林波儿见到了蔡阿头，高兴地扑在他的怀里。蔡阿头又把她高高地举起转着圈儿。他问，波儿啊，昨天晚上做好梦了吗？林波儿说，阿叔，我梦见你和一位小叔叔在一起，可我不认识他。蔡阿头微微一笑，以后要是你见到了那个小叔叔，你就指给阿叔看吧。

三

《全闽日报》上首先登出了消息，厦门要成立特别市政府，是为“维持厦门治安、促进厦门复兴之目的”，并且言明，除了厦门岛，特别市政府还要管辖“鼓浪屿、金门岛、浯屿及各附属岛”。消息旁边还配了一条特别通告：凡往来厦、鼓人员必须前往“厦门治安维持会”申领“良民证”，7月1日后持此证才可乘船在厦鼓间往来。

工部局照例提出抗议，以鼓浪屿是“万国租界”不同于厦门岛为由，拒绝“良民证”。不过，这一年多来，工部局的抗议声音越来越小，妥协也变得越来越容易。日本人照例对这一抗议不加理会。厦门港外开来两艘美国人的军舰，太古码头也开来一艘英国人的军舰，日本人的战斗机就在他们头上来回俯冲。陈守业让蔡阿头通知所有船员都到维持会去领良民证。蔡阿头愤怒地拍桌子，这是什么世道？我们是不是良民，要日本人说了算？陈守业把报纸摊开，指给他看，这个特别市政府的市长，都得日本人说了算，我们这个“良民”又算得了什么？蔡阿头还想再争，陈守业摆了摆手，你和日本人斗气有用吗？这些话也就在屋里说说，千万不能在外面有半分牢骚，现在除了警察厅，日本人还有领馆警察署、海军警察本部，到处都是他们的人，一个不小心就被他们抓到牢里，那是要掉脑袋的。

蔡阿头叹了一口气，船东说的何尝不是呢？想到也该给红英和波儿办良民证，于是就提前回了家。到家一看，红英不在，只有波儿在屋前洗菜。见蔡阿头回来了，林波儿很是高兴，赶忙跑进屋里给他倒了杯凉茶。

“阿叔，你多喝点凉茶降降火。”林波儿擦着额头的汗水，笑着对蔡阿头说。

蔡阿头喝一口凉茶，看着她豆大的汗，心中又是一阵不舍。他记不清林波儿什么时候开始做家务的，只记得有次早回家，看见红英边打边骂着林波儿，一地的玻璃碎子。玻璃瓶原来是红英拿来插几朵野花的，她骂林波儿擦瓶子的时候把它打碎了。蔡阿头质问为什么要让波儿干这些活儿，红英坐着不吭声，林波儿小声地说是她自己要擦的。蔡阿头怒了，就要朝红英发火，但又看见林波儿的眼神，似乎在祈求他不要说，于是只好把火压了下去。他有预感，他朝红英发的火，到头来总又会被她转移到林波儿头上。

这是既成事实，蔡阿头虽自责但又无奈，好像改变不了。

“波儿，你休息一下吧。”蔡阿头走到屋外，搬来一张小板凳让她坐。他洗着菜，林波儿也没站着，给他按摩着肩膀。

“阿叔，你的肩膀头又僵了。要记得我和你说的哦，重活就让年轻后生做吧。”林波儿像小大人一样地叮嘱蔡阿头。

蔡阿头刮了下她的小鼻子，敬了个礼说：“遵命，船长大人！”